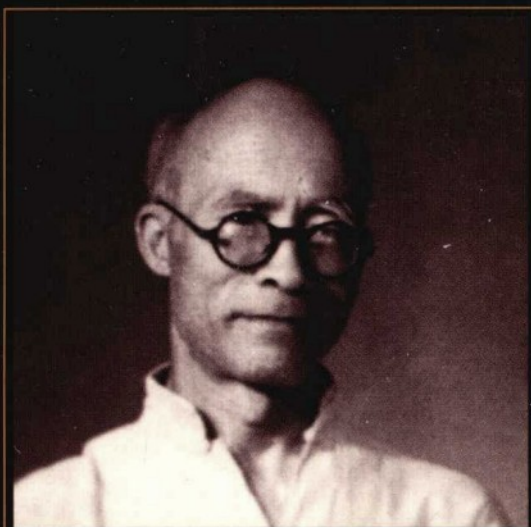


1949~1953



吴必日记续编

Background text includes:

- Top left: \$200 Silver, 98 Notes, \$298
- Top right: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Left side: 理智, 史, 正史, 歷史, 日記 (1910至1967年中有斷缺), 文學, 人生, 講義 (未完), 文學, 人生, 講義 (未完)
- Bottom left: 學昭: 前上各郵戶諒達。重慶市統稅部劉連波, 副部長特由重慶市來到自貢市今晚開會, 達省方宗旨並商量決定如下, (一) 省人民代表會議定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重慶開, 前二日我們在重慶城內集合乘火車前往, 約一個月請準備一個月校票, (二) 省方現將組織省人民代表, 川滇鐵路四川段, 修路, 土地, 修路, 土地, 修路, 土地
- Bottom right: 詩序曰小雅離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夫詩教一人, 以為不愈或則沈吟乎斯矣此又放散於江湖諸履間, 發也詩義之不明也詩序曰離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夫詩教一人

1949 — 1953

吴宓日记续编

吴宓著 吴学昭整理注释

第一册

新
年
好
PDG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宓日记续编. 第1册, 1949~1953 / 吴宓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3 (2007.1重印)

(吴宓集)

ISBN 7-108-02383-0

I. 吴... II. 吴... III. 吴宓(1894~1978) - 日
记 - 1949~1953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9216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 数 406千字

印 数 3,001 - 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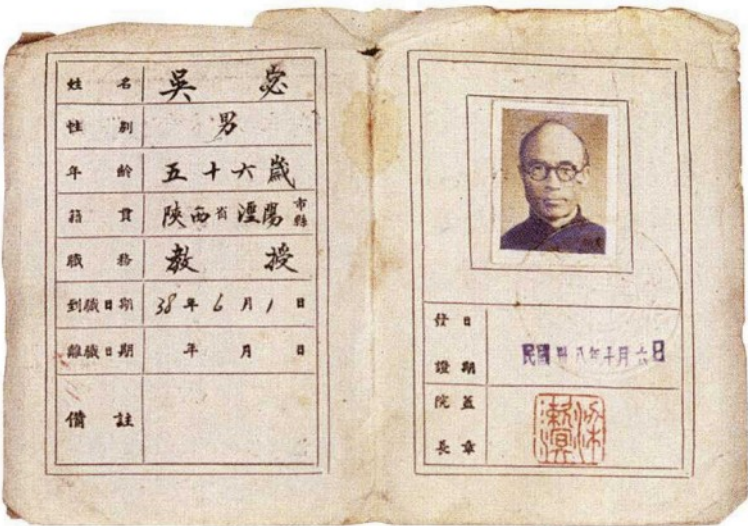
定 价 36.00元(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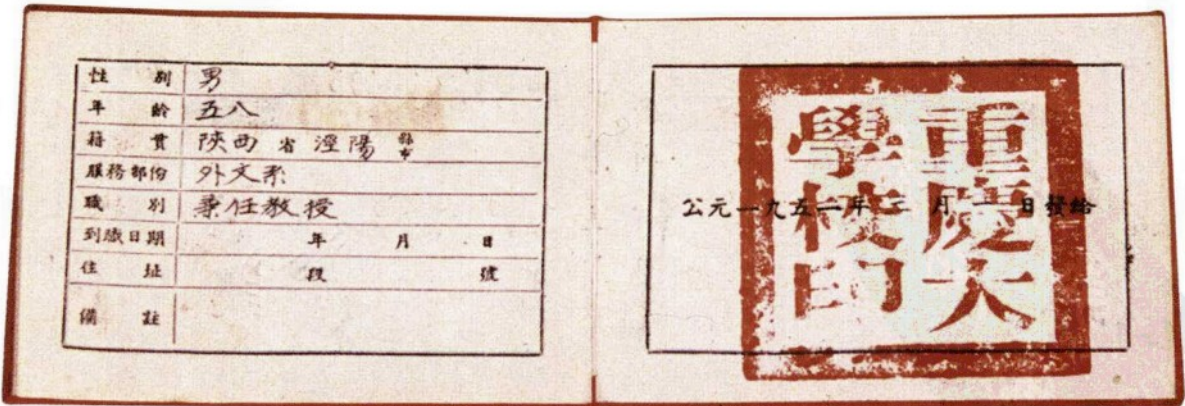


私立勉仁文学院教职员证

私立勉仁文学院教职员证



国立重庆大学教职员证



列傳卷之六

今收到

吳 宓 先生捐助本院基金銀圓拾伍

私立勉仁文學院董會董事長梁漱溟

中華民國十八年

院長熊東明

月
三

日

列院字第柒號

捐助勉仁文学院基金收据

吳 文

先生惠存

第
週

日
止起

[illegible]

重慶大學授課時間教室表

「日記補」十二月十五日... 十六國換得人民券... 1600元... 不收...

Dec. 17 Sat. 陰雨 84 度... 收得... 又出重六... 834 頁...

Dec. 18 Sun. 早... 839 頁... 834 頁... 1949

Dec. 19 Mon. 陰雨... 834 頁... 834 頁... 1949

Dec. 19 Mon. 陰雨... 834 頁... 834 頁... 1949

作者1949年“己丑日記”全一册，于1966年8月为其所藏存者陈新尼擅焚毀；此为家属于作者平反后收集到的1949年12月17-18日日记残片。



1951年4月5日日记
手迹。旁注为吴宓
日记于“文革”中被
抄后，西南师院专
案组审阅时所批。

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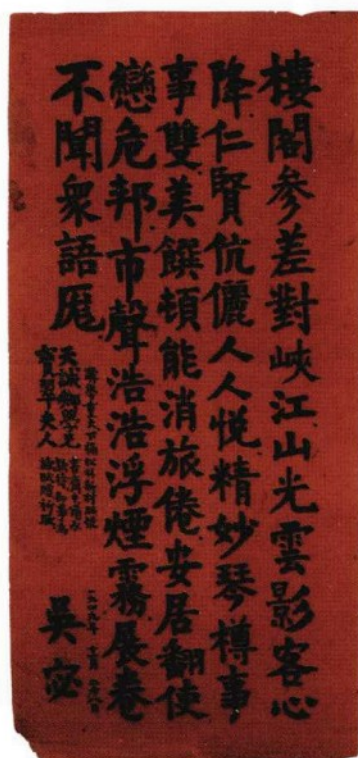
五日

51
(9)

一九五二年四月
己未

依隨各該系學生在女生宿舍同聽廣播。未及知而遽入城。但到處已得聞之。無非嚴行搜捕竭力格殺之意而已。夜中雨。王友高金森任什圖被毒長為害者雖明晨晨時。以不喜訓之。女僕與。連座接席。故力主曾慶復原。位亦處閣大腹。彭彭。今生當騰騰。門易受擁擠而不便也。乃陶春三謙辭。不有復位。遂止。然甚悔。之多言多事也。及東來。取。拾萬。國。十萬。言。割病似復沈重。每強。拾。止之不聽。又。遂。是。留。生。索。出。訪。費。共。伍拾。登。萬。國。又。登。登。萬。國。告。於。日。報。且。自。炫。已。特。方。索。陳。治。愈。云。云。是。見。病。實。為。江。湖。醫。生。之。詐。騙。術。者。東。今。已。略。悟。也。已。允。該。醫。所。請。云。
勸刺延緩。付。全。而。以。現。有。之。錢。用。之。於。切。實。之。途。使。到。會。受。其。益。而。以。靜。養。持。病。自。愈。云。云。夫。突。因。於。此。願。贈。助。雪。伍拾。萬。圓。然。所。贈。之。伍拾。萬。圓。乃。經由。東。手。而。全。為。蔡。是。樹。所。得。况。早。由。瑞。發。蔡。樹。之。履。知。其。所。據。以。欺。人。之。術。此。則。不。能。不。引。為。大。憾。而。使。到。痛。心。者。也。豈。獨。生。理。想。感。情。之。行。事。皆。無。結果。而。落。空。乎。上。午。9。1。上。樓。其。歐。洲。文。學。史。課。外。四。學。生。只。到。之。開。談。片。刻。而。散。食。三。時。卯。謝。明。來。夜。大。濕。而。購。餅。與。謝。明。下。午。久。寢。息。睡。間。自。知。一。生。之。大。缺。點。為。多。思。慮。而。遲。疑。算。則。無。當。格。立。行。之。能。力。又。諸。多。親。友。對。割。甚。厚。者。再。三。來。信。均。久。置。不。復。終。致。隔。絕。情。誼。追。悔。無。及。矣。晚。飯。後。閱。來。託。為。其。夫。王。正。平。年。六。九。江。蘇。省。在。沙。棚。區。見。職。俱。就。近。照。例。深。生。產。壯。云。至。燈。定。見。其。誠。中。與。母。弟。等。方。食。通。亦。接。王。熾。庭。函。告。四。月。三。日。多。病。數。報。告。忽。來。三。聲。察。持。公。文。特。將。東。明。當。場。逮。捕。背。押。去。聞。係。大。地。主。惡。霸。刻。薄。精。虐。曾。逼。死。人。命。又。加。反。抗。救。國。軍。罪。名。重。重。即。日。解。送。江。安。專。地。交。農。長。陶。中。提。決。父。忠。東。明。兄。弟。七。人。已。死。其。六。今。東。明。亦。同。罹。刑。法。去。秋。東。明。挽。音。父。聯。遼。際。寧。馬。到。天。堂。其。語。之。不。當。今。竟。成。自。識。矣。哀。哉。晚。7。奉。命。代。表。第。二。小組。出席。在。大。禮。堂。中。史。地。系。召。開。抗。美。援。朝。鐘。慶。反。革。命。座。談。會。坦。白。自。述。陳。詞。痛。切。懺。悔。者。七。人。中。以。陳。平。章。為。最。出。人。意。外。旋。在。第。三。組。為。謝。明。泣。訴。數。時。之。罪。蓋。其。人。未。曾。留。學。蘇。俄。亦。未。肄。業。大。學。僅。守。苦。讀。流。從。人。習。佛。女。而。在。校。頗。作。威。福。於。是。校。外。風。奉。陳。平。章。陳。克。禮。統。統。作。日。記。七。表。謝。明。其。堂。也。而。在。校。最。為。首。進。者。無。不。敬。焉。其。而。冷。嘲。熱。諷。焉。
陰。晨。食。而。向。全。縣。所。書。三。卯。以。下。晨。食。三。卯。或。訪。刺。重。鳴。對。茶。茶。園。辦。法。上。午。9。1。課。後。三。二。卯。均。省。不。記。

1951年4月15日
日记手迹



1949年11月28日书赠重庆大学杨清、陈宝翠夫妇的诗幅。

西南师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暨教师于1951年5月15日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为：王静之、李峻岳、秦荫人、张东晓、吴宓、方敬、赵维藩、殷炎麟、陈克理。



前言

父亲写于解放后的日记丢失较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失去的。父亲最不想失去的己丑日记(1949)和庚寅日记(1950),就是在“文革”中永远失去了。为了保存这两册记述了他后半生重大转折的日记,他于“文革”之初专门托付给住在校外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惧祸,一举而擅焚毁”,^①父亲为之嗟悔不迭。还有些人乘父亲“文革”中处境孤危,骗取他的财物或文稿,拿走他记有此类事实的日记以“灭迹”。父亲“文革”中某些日记的丢失,缘由于此。

父亲的其他日记(自1951至1974),随着他1966年9月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教师队伍,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中,被一再重点批斗打击,曾一次次被查抄没收。其间父亲也曾趁两派群众组织忙于武斗无暇他顾之际,利用“牛鬼蛇神”学习和打扫卫生的机会,从红卫兵胡乱堆放的抄家物品中,悄悄取回若干日记,并通过旧识转移到校外……但最终都没能逃过遭红卫兵、工宣队起获追回的厄运。

1979年7月,父亲的冤案平反后,西南师院落实政策办公室将

^① 见吴宓“文革”中交代材料。

“文革”中抄没的父亲日记归还家属。这些日记在“文革”十年之中,经过多个群众组织及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西师革命委员会的几番转手,难免有所散失。又经各届专案组反复审查,红杠蓝道满纸,还有些日记在运动中被撕去批判示众,因而家属得到的父亲日记已是伤痕累累,多有残缺。本次出版的1949—1974年《吴宓日记续编》,便是根据西南师院归还的日记以及家属寻回的日记零页残片整理的。对于日记丢失的那几段时间,为帮助读者了解当时作者的处境经历情况,整理时根据劫后残存的作者书信、笔记、零星纸片以至“文革”中所写的交代材料,进行了综述补遗。

父亲自1906年在陕西三原敬业学塾学习时开始写日记(1910年以前日记旋作旋废,无存),一直写到“文革”后期眼力不济难以握笔而止(除开若干时期,因工作极忙或在旅行、搬迁中未写外)。

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父亲屡遭挫折经受磨难;虽然如此,他坚持写日记很少间断:“文革”中,在专政队监督下过集体管制生活,同被管制的“牛鬼”们怕受牵累,禁止他写日记,他便趁众人不在时急忙地写,躲在帐子里偷偷地写。

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期间,校园内炮火连天,枪弹从头顶呼啸而过,邻居纷纷出逃,文化村一舍只剩下父亲一人,他却能安然自若,闭门离世,自读旧书,撰写日记。

1969年5月9日,父亲在西师梁平分院挨斗,被两名高大的男生挟持疾行,腾空甩出,右腿扭折成三截(大腿向内,小腿向外,膝盖和胯骨两处脱臼),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时,听完革命师生批判。父亲疼痛不能忍,在半死的状态下,由人背负回牛棚,昏瞢数日,不饮不食,醒过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秉笔实录此次受难的过程。

即使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步,而不得不靠两手一足在室内爬行时,若抓得纸笔,他仍不忘留下一两句由衷之言……

我曾以为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是出于他的性情习惯,如他自己所说,写日记“感觉是自己和自己作交代,和自己进行着亲切的密谈;重读旧时日记,则必可得到无穷的快乐和安慰。”^①在整理完父亲现有的全部日记之后,我发现其实不然,至少1949年以后不仅如此。

由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更,上层建筑的革命深入急骤,父亲虽然与时俱进,在衷心赞叹人民政府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身思想感情的不适应。大者如“一面倒”学习苏联、文字改革、院系调整、教育革命,小至衣冠穿戴、人际关系,一向极宝爱西洋和中国古来学术、文物、礼俗、德教的父亲,不能公开批驳反对,只有借日记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因为跟不上形势,人们称他“开口便错”。他尽量忍含止默,有时慑于情势和压力,也说一些违心的话,但决不忘记在日记中说明自己的真实思想,抒发他的悲愤之情。

1952年7月父亲的思想改造总结被京沪渝报纸刊出。友人告知当局已将该文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父亲的反应是“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②

1954年11月,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和重庆市文联,要父亲参加座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父亲以有课未往,而在日记中写道:“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之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迪生诸友,早于1954以前逝世,免受精神之苦。”^③并作一诗怀

① 见吴宓“文革”中交代材料。

② 见吴宓1952年10月3日日记。

③ 吴宓1954年11月19日日记。

念俞平伯：

雪苑声名水绘居，吟诗度曲意优舒。

无端考证红楼梦，举国矛锋尽向渠。^①

父亲一贯认为汉字形声美，“表意从形严系统，含情述事美辞章”；^②他坚决反对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曾于解放前与全国同心同道之士为此抗争了几十年。所以当1955年4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汉字改革方案，父亲读后几痛不欲生。方案略谓中国文字，已由毛主席主张，决改为拼音文字，以与世界各国一致。但此非一蹴可几，故须暂用汉字以资过渡，然汉字繁难，故今决逐步增多采用之简体字，云云。兹选定约八百简体字，嗣后书报文件必须遵用。例如（一）鬚鬚改为胡须；（二）體改体；（三）後改后；（四）叢改用丛；（五）鑿改凿；（六）遼僚瞭改辽伶盯；（七）出改岫，等。此方案系强制实行，不容讨论，父亲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只能通过日记加以批驳：

“夫文字改革之谬妄，吾侪言之已数十年。最主要者，汉字乃象形，其与拼音，至少各有短长，如鸟飞兽走，又如图画之与音乐，目耳以达于心，此为至公平之论。至于汉字与文言之佳妙处，西儒如高本汉等已畅言之。中国人以数千年之历史习俗，吾侪以数十年之心濡目观手写，尤能深窥其价值与便利处。但即以简体字而论，前此之办法，尚无此次之卤莽灭裂，

① 吴宓 1954 年 12 月所作《岁暮怀人诗》。

② 吴宓 1956 年 12 月所作《感事》诗。

完全破坏汉文之系统者。如上之例,(三)以同音字代替,为略省笔画,徒兹混淆。(四)(六)或阴平或阳平,或平声与上声、去声,其音本不同,胡可代?(五)则以后将只存部首,尽废该部中之字矣。至于(七)全不合造字之原意,且亦省笔不多。今之俗妄人所为,焉可尊为典则?……凡此本不待辩,知吴契宁、王有宗诸先生,正必痛哭于地下。”^①

毛泽东主席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父亲于同年 4 月在校内曾多次聆听传达,并被会上会下反复动员鸣放。而于 6 月 19 日正式发表的讲话全文,赫然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父亲写道:该文“乃既经修改者,与前所传宣者颇有出入,中间列出六条,明示文论之界限。倘早明白宣布,诸多放言越轨之人,或可无罪,未免近于孟子之所谓‘罔民’矣”。^②

父亲的旧识友生,被划成“右派”的不少。听说陈梦家就是因为《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一文获罪,身在外地未参加任何鸣放而被打成“右派”的丁则良自沉于北大未名湖,而本院副教务长李源澄挨批后已得疯疾,历史系“右派”同事猝死田间……他不由得喟然悲叹:“呜乎,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③“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及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

① 吴宓 1955 年 4 月 11 日日记。

② 吴宓 1957 年 6 月 19 日日记。

③ 吴宓 1957 年 7 月 22 日日记。

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①

类似的实例,不胜枚举。及至“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人人都可以对我父亲任意嘲弄侮辱,甚至开心取笑。父亲在既无人身自由,亦无思想自由的情况下,每天惟一属于他个人生活的只有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劳顿辛苦,倾诉他的忧愤困辱。写日记已成为他宣泄情感、缓解痛苦的一种自我治疗,一种记取经验、保持清醒的积极方式,使他不至于疯狂或自杀的良好手段。

总的来看,父亲记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真实的,观点则未必完全正确,有些愤激之言可能是错误的,但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亲用自己的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供后人研究。也许,这正是《吴宓日记》的价值所在。

老实说,鉴于《吴宓与陈寅恪》十多年前出版时被删去某些内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刊行,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因此我对父亲解放后的日记能否早些面世,不无担心和顾虑。感谢三联书店同志的识见和勇气,毅然接受了这卷帙浩繁、曾触时忌的日记,并不加改动地刊行推出,让读者自己阅读评判。我想,父亲解放后的日记从“文革”中的屡遭查抄批判、深文入罪,到今天的公开印行,这不能不从一个方面说明人们对极左路线反省的深入和时代的进步。

吴学昭

2001年12月25日

北京

^① 吴宓 1957年6月24日日记。